

往事并不如烟

■俞海



集云湖何光明摄

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则“瑞安市文韵古城征文征联启事”,其内容主要是征集集云山景区的景点名称和楹联,不由得勾起我对往事的一连串回忆。

大约是2008年的暮春时节,我到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查找资料,偶然发现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上面写着镂空的“瑞安集云山志”一行大字,上款光绪二十七年丙申孟春,下署乐成金兆珍味斋、金兆奎畹编。

当时,瑞安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规划瑞安城市后花园集云山景区的建设,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没有多加思索,便顺手将这本小册子复印了带回。

当我详细读完这本尘封在温图百余年的前人遗作,意外地发现这竟是一份难得的家乡山志文献。从乐清《港源金氏宗谱》得知,金兆珍、金兆奎兄弟俩虽是瑞安人,但祖籍在乐清,所以署名乐成,以示离乡不忘本的意思,体现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故乡情结。

这册山志虽然只有寥寥数万字,但把以“集云八景”为代表的集云山风景名胜介绍得十分详细而精确,还收集了许多有关集云山的诗文著作,如宋叶适的《沈氏萱竹堂记》、明任道逊的《“八一”自娱说》、清冒广生的《愚溪游记》、陈世修的《耕绿亭记》等。特别是其中孙锵鸣的佚文《瑞安集云山志序》:“吾邑集云山者,一城之主山也。”只用短短的一句话,便把集云山的特点和对于瑞安城的重要性讲得清清楚楚。这些资料不但丰富了我市的史志文化宝库,也为我市业已启动的城市后花园建设,提供了十分珍贵而可靠的背景材料,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于是,我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着手这本山志的整理和校注,并搜集有关资料补写了一篇数万字的《瑞安集云山志诗文补遗》。完稿后,还特地去温州清温州文史界前辈胡珠生老先生写了序言。后来,这本经校补后的《集云山志》在政府的支持下,作为浙江地方人文集萃之一,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瑞安市城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编写《瑞安集云山生态公园概念性规划》的重要依据。我时任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又是这册《集云山志》的发现者和撰补者,因此受邀参加该规划项目的专家评审会,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我组织玉海文化研究会的老先生们到集云山进行实地考察。为我们的第一次考察活动作向导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当地老者。老人头发花白,面色红润,身板硬朗,对集云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带领着我们走遍了集云湖周围的山山水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家乡山水的美丽和潜在开发价值。正如山志作者所言:“集云山附郭片壤,山中怪石玲珑,水泉屈曲,天开画图。”“离城数里,虽逊西湖,而四时朝暮,风月烟云,顾盼之间,各臻妙处。”这也正是我们考察过后的真实感受。

一行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边走边谈。老人说:“我是五架山人,那里是老区。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个五星大队,是全县的先进生产大队,农业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老人的介绍,让我回忆起一件更早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发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当时,我在瑞安中学就读并担任校团委宣传委员兼校报编辑,奉命去采访在横山乡五架村进行生产劳动实践的高三班同学,山路崎岖漫长,山民的淳朴和同学们的青春热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才知道,这位向导老人竟然就是瑞安原副市长叶世林的父亲,还是一个老革命。

叶老不但为我们介绍了当地风土人情,还让我们多次领略当地的美食佳饌。记得有一次在山间的庵堂里用餐,吃的是用柴火煮的米饭,格外松软喷香,绝非如今的电饭煲煮的所能比拟。几位饥肠辘辘的老先生竟把一大镬白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后来,我异想天开,决定徒步考察集云山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地方——愚溪峡谷,看一看山志里记载的那些名胜古迹,究竟还在不在?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约了几位身体素质好的老同志,带上些水果、干粮,轻装上阵,来到北门外的集云山脚,找到昔日的愚溪溪道,从山脚往上攀登。

古时的愚溪叫朱溪,源自集云山,流经河潭桥,注入北湖(又名锦湖)。据史书记载,自宋明清以来,这里的风光就十分美丽动人。沿途垂柳拂岸,芳草遍地,白鸥浮水,渔舟唱晚,成为附近文人雅士们流连忘返之地。他们留下的许多篇佳作,使这里的木石泉瀑,跃然于纸上,流传于后世。后来,这里成为瑞安人春日郊游的极好去处,自然也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足迹与记忆。童年时愚溪沙洲上的炊烟和篝火以及五六十年代水库工地的狂热生活,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两则浓重记忆。

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沧海桑田,特别是1958年愚溪水库的建设和倒塌,当年的溪流已经面貌全非,溪边的绿洲也早已不见,溪水变得干涸细小,沿途山上的梯田多已荒芜长草,成片的白色芦苇铺满峡谷,深不见底,我们只能在草丛和土坎间摸索前进。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溪道越来越窄,两旁的梯田早已不见,我们沿着溪流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不料快小溪尽头的时候,脚下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连带我滑入水中,大家连忙拉我起来一看,小腿前面已经红肿出一个大包。

第二次的考察虽以我的负伤而告终,没有到达既定位置,但在沿路仍看到不少深潭怪石,奇树异花,在日光掩映下,呈现出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美不胜收。在惊喜之余,顺手拍下许多照片。后来,挑选其中八幅,分别取名集云明珠、五彩潭、云堆遗踪、群鳄戏水、石蛙锁溪、双象饮水、浴女峡、跳珠矶等,作为《集云山志》一书的插页保存了下来。

事后反思,此行实属心血来潮冒险之举,幸亏负伤的是我,如果换了别人,或者有所不测,那后果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

考察活动结束后,我综合大家意见,执笔撰写了题为《开发集云山景区,打造城市后花园》的意见书,以研究会名义上报市委和市政府,聊表我们这些退休老人对家乡土地和国家建设的一片深情。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对《瑞安集云山志》研究过程中,我们曾专程到作者原籍乐清市港源地方开展调查,从《港源金氏宗谱》中了解到,金兆珍兄弟的曾祖金灏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者,他钟情集云山水,在集云山麓筑泳锦堂读书讲学,传承中华文明,他们祖孙四代人坚守愚溪谷云,以耕读为乐,为集云山的开发发展作出贡献。金家还和瑞安小沙巷黄家喜结良缘,留下一段联姻佳话。

世居瑞安城内小沙巷的白岩黄氏,一门三翰林,科名特盛,人称“五黄先生”。这五黄先生为首一人叫黄体正,字菊渔,是黄氏兄弟中的老大,二十五岁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年入京会试,因为考得很出色,考卷在传阅过程中被不慎丢失了,结果只能屈居副榜。这使他心灰意懒,从此,留任咸安宫教习。此人生性豪放,不修边幅,工诗文,善书法,名动京师,曾娶一旗人女子为妾,他正室妻子便是上述愚溪公金灏的长孙女。金灏生有二子,长子金图南(号允轩),有女二,长适体正,翁婿之间,感情甚深。“公性慷慨,待体正如己子。体正少入郡庠生,公厚助以资。褚冠食禀饩,公益乐。后五年体正领乡荐,公倾囊为之尽。次年体正留都,公寄资不绝。一日,公自虑其寿之难永也,命图其影属体正为之额,取‘松针养鹿’四字题之。”(见谱《金允轩公传》)这也算是地方文史研究方面的一点小收获吧。

往事并不如烟,浓浓的家国情怀串起了古今瑞安人对集云山的依恋、向往与热情投入,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

旅行在浩瀚的大海

■白一帆

初春三月的一天傍晚,一艘载有数千人的巨无霸海上邮轮,开启了四天的航程。一支由亲朋组成的三十多人的团队,随船开始了远航。因为可以去日本和韩国,兴奋、新奇在所难免。想象着此行会有美好的遇见,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如花一般美丽。

经过漫长的等待,登上巨轮,我们在迷宫般的廊道里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房间虽小,但还算整洁。因为邮轮太大,团友们都不知彼此在什么地方。此时,传来了一个消息,团友中一对夫妻因为把随身的护照放在了先行托运的行李中,未能登船,满怀憧憬的旅行,竟因一时的疏忽带来了难言的失望。大家都为他们惋惜,但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邮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二十多年前在欧洲旅行时曾乘坐过海上邮轮,在国内乘坐邮轮出国,还是头一次。我放下行李,与室友老刘去寻找团友,也寻找海上旅行的愉悦感觉。这如同一座移动城市的巨轮确实让人惊叹,上下共有十几层高。我们如刘姥娘进了大观园,一时竟找不到彼此,只能依照房间的顺序辨别方向,几经上上下下,左转弯拐,才有了点头绪。终于找到了一个上下两层的公共活动场所,人头密集,人们根据船方的要求在排队交纳有关费用,我们的团友也在其中。

我这才知道,这是一艘意大利邮轮,船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他们很热情,每一次相遇总是笑脸相迎,但语言不通,彼此间无法正常交流。茫茫大海手机没有信号,一时间,我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除了在阳台观海听涛,每天面对的是一张张陌

生的脸庞。好在我们很快便找到了团友们,大家欢聚一堂,聊天、合影、打扑克,度过了难忘的温馨时光。船上的吃饭情景让人难忘。由于人多,每次进入位于顶层的餐厅,都如同进入战备状态。偌大的餐厅座无虚席,人人争先恐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早已不见了同行团友的影子。几天里几乎没有与团友同桌进餐的机会。船上的饭菜也不太合我们的口味,以面食、肉类居多,不见海鲜,也很少有蔬菜,我每天以披萨、大饼充饥,吃饱没有问题,但有点不习惯。

海上的第一个清晨,我们几位团友汇聚在顶层的甲板上,蓝天如洗,只有白云掠过,碧蓝的海水翻滚着雪花般的白浪,一直向远处延伸,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荡漾着层层波涛,蔚为壮观,让人不解的是,海上空不见海鸥的影子。有一首歌叫《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此时,唱这首歌是最应景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们被通知去大厅等候下船,韩国的济州岛到了。我们踏上济州岛,却只能在一个小公园待20分钟,然后去购物。据悉,济州岛是韩国最大的岛,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有沙滩有瀑布。而我们眼前的小公园却让人有点失望,除了零零落落的几棵树和一座小山之外,别无他物。我们抓紧时间拍了几张照片,便告辞了。

又是一天漫长的航行,船上可去的地方已转了几次,无聊之中,几位团友聚在一起打起了扑克,从不摸牌的我也凑数参与其中,而且手气不错,连连有进账。这一打,竟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缓解了旅途的烦闷。

日本的福冈市快到了,眼前是一座座

油菜花

■林新荣



“菜花蹊间麦苗瓦,一片黄云飏惠风。亦有蜂游将蝶戏,绝胜李白与桃红。”在乾隆爷的眼里,油菜花胜却桃红与李白。

清代诗人朱昆田也曾写下:“故园此日正芳菲,油菜花黄豆荚肥。依是天涯断肠客,好春时节送人归。”他硬是在暮春里写出一种感伤。

但不知为什么,古人很少直接描写油菜花,喜写柳树。

满城尽戴棒球帽

■张秀玲

可以与人面相映红的桃花媲美,跟华为滤镜更是棋逢对手。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有没有白发,只要戴上帽子,减了老龄,增了姿色,或温婉,或俏丽,或端庄。

囿于经历,曾觉得女人戴帽子是老年人的标配。小时候,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常年戴着黑色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褶皱如核桃般的脸被映衬得暗淡无光,加上她常年穿着一套黑色布衣,又经常在厨房劳作,和被烟灰熏黑的灶房融为一体,凝固为我记忆中的厨房模板。

除了老年人,女人戴帽子,为的是夏天遮阳冬天御寒。小时候,去田里干活,戴过大草帽;十几年前去东北学习,寒风凛冽如刀割,头被吹得生痛,耳朵失去知觉,那段时间针织帽子寸步不离。

随着阅历丰富,涨了见识,在国外,帽子更多是装饰品,而且是与身份匹配的高级饰品。中世纪宫廷贵族妇女,当代皇室,社交场合女人们都会戴一顶华贵而又得体的帽子,帽沿比较宽,质地高贵,把原本气质高雅的女子烘托得高贵脱俗。

毋庸置疑,女人戴上帽子后,气质更佳,各个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秋起冬来,周边女同事、朋友几乎都戴帽子。我一闺蜜,常年戴帽子,家里帽子十几顶,各色各样,跟各种衣服轻松搭配;每一张照片也美艳无比。由于她在朋友圈出镜率高,有人昵称她为“那位戴帽子的”。

犹如蝴蝶效应,广场舞大行其道时,棒球帽也异军突起。戴上棒球帽,穿上彩色运

现代的工厂。下船后,导游不时给我们介绍着现代有序文明的日本。时间已过午后,我们抵达一个港口,团友们大多三三两两去逛商店了,饥肠辘辘的我与一个团友进了一家小饭店,语言不通,只能通过比画与店员交流,点了两份快餐填一下肚子,有小份米饭、两块烤肉等。事后得知,其他团友都是以干粮充饥。“出门一里,不如锅底”,俗话在理。

我们又到了一个公园,比韩国的大,还有湖,连排的樱树还没到开花时节。我匆匆转了一下,拍了几张照片,也算是到此一游了。进入购物点,团友们各个摆出了抢购的架势,药物、电饭锅、剃须刀等尽揽囊中,直至要离开了大家还意犹未尽。

入夜,是船上最为热闹的时光,人们聚集在五楼的廊道,这里有舞池,有人唱歌弹钢琴,许多中老年妇女手舞足蹈,合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曲,我也深受感染,跟着大声唱了起来。团队里的孙女士,一直拿着手机,沉浸在欢乐的人群中,她的专注和投入,给人传递了健康乐观的生活态度。

堂弟因手机欠费自己无法充值,请一位船上邂逅的女子给他充值,女子竟同意了,堂弟既意外又感动,一连递了七支香烟给对方,陌生男女之间的信任、友谊就此建立了。次日,在离船的人群中,他们又彼此相遇了,一个眼神,一声招呼,一次奇遇,给堂弟的旅行留下了美好难忘的记忆。据悉女子为福建人。

夜幕下,邮轮在苍茫的大海上披波斩浪,一路南行,寒风夹杂着雨点,淅淅沥沥打在邮轮上。室内,灯火璀璨、温暖如春。连日的海上旅程,有烦闷,也有开心与收获。相信此行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是乡村种植得少吗?肯定不是。据《礼记》记载,油菜在周朝就已经被大量种植,这表明它的栽培历史至少有2000年了。但不知为什么,诗作这么少。有一天,我突然也写下了一首油菜花诗:遍野金黄灿紫霞,蜂飞蝶舞绕农家。停车相望罗裙绿,香霭蒙蒙是菜花。只是可惜,仅把笔头停留在了表面上。可能,对于熟悉的生活,我们总是难以下笔。

油菜花,油菜花。后来又写了一首《彩蝶·心事》:“要想凋谢可就难了/像窗外的油菜/先是金黄金点/一下就一片灿烂//彩蝶,心事/修地/飞入菜花不见了”这首诗显得平静。我坐在办公室里,心却早飞在那一大片土地的上空,在那一畴畴花息氤氲、金黄飘逸的田垄上,总藏着一些春天的秘密。

更衣,配上极富动感的动作,倍感活力十足。就在这样“黑云”压城下,我明知自己不合适戴帽子,但还是挡不住诱惑去购买。这间帽店规模较大,应有尽有,但我试戴多次,没有一顶跟我投缘,老板娘再也不愿虚与委蛇,直截了当劝我别买。诶,冠盖满京华,还是有斯人独憔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独美美,不如众美美。只要戴帽子的从我身边飘过,我都不由自主盯了几眼。

《隋书·礼仪志》载:“帽,自天子下及庶人通冠之。”在古代,帽子是男人专利,也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如弹冠相庆、衣冠齐楚、峨冠博带等等。近代,男人流行的是戴礼帽,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上海滩》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帅得一塌涂地,帽子居功甚伟。倒是现代,除了遮阳御寒,平时男子鲜有戴帽子。想不到满城女子尽戴帽子时,男人们也蠢蠢欲动不甘示弱,将棒球帽推向极致。

一位刚调来的男同事长时间戴着棒球帽,某天不知什么原因,摘了帽子,学生一片哗然,继而一阵哄笑。我探头一看,乍以为这位光头的年代课老师,几分钟才辨认出来,也忍俊不禁。前几天,访问学者同学群共享一张照片,四位退休佬合影,其中三位戴了棒球帽,一位没戴帽子的竟显得苍老十岁,后悔得他捶胸顿足,马上就要链接下单。人靠衣装马靠鞍,今人更要靠帽子遮白发、遮光头,且减龄美化,真是牵一“帽”而动全身呀。